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封神演義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

詩曰：黃公恩義救岐主，令箭銅符出帝疆。尤費讒謀追聖主，雲中顯化濟慈航。從來德大難容世，自此龍飛兆瑞祥。留有吐兒名譽在，至今齒角有餘芳。

話說文王離了朝歌，連夜過了孟津，渡了黃河，過了澗池，前往臨潼關而來。不題。

且說朝歌城館驛官見文王一夜未歸，心下慌忙，急報費大夫府得知。左右通報費仲曰：「外有驛官稟說，西伯文王一夜未歸，不知何往。此事重大，不得不預先稟明。」費仲聞知，命：「驛官且退，我自知道。」費仲沉思：「事干自己身上，如何處治？」乃著堂候官：「請尤爺來商議。」少時，尤渾到費仲府，相見禮畢。仲曰：「不道姬昌，賢弟保奏，皇上封彼為王，這也罷了。孰意皇上准行誇官三日，今方二日，姬昌逃歸，不俟主命，必非好事，事干重大；且東南二路，叛亂多年，今又走了姬昌，使皇上又生一患。這箇擔兒誰擔？為今之計，將如之何？」尤渾曰：「年兄且寬心，不必憂悶。我二人之事，料不能失手，且進內庭面君，著兩員將官，趕去拿來，以正欺君負上之罪，速斬於市曹，何慮之有！」二人計議停當，忙整朝衣，隨即入朝。紂王正在摘星樓賞玩。侍臣啟駕：「費仲、尤渾侯旨。」王曰：「宣二人上樓。」二人見王禮畢。王曰：「二卿有何奏章來見？」費仲奏曰：「姬昌深負陛下洪恩，不遵朝廷之命，欺藐陛下。誇官二日，不謝聖恩，不報王爵，暗自逃歸，必懷歹意。恐回故土，以起猖獗之端。臣薦在前，恐後得罪，臣等預奏，請旨定奪。」紂王怒曰：「二卿曾言姬昌忠義，逢朔望焚香叩拜，祝祈風和雨順，國泰民安，朕故此赦之。今日壞事，皆出二卿輕舉之罪！」尤渾奏曰：「自古人心難測，面從背違，知外而不知內，如內而不知心，正所謂『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』。姬昌此去不遠，陛下傳旨，命殷破敗、雷開點三千飛騎，趕去拿來，以正逃官之法。」紂王准奏：「速遣殷、雷二將，點兵追趕。」使命傳旨。神武大將軍殷破敗、雷開領旨，往武成王府來調三千飛騎，出朝歌西門一路上趕來。怎見得：

旛幢招展，三春楊柳交加；號帶飄揚，七夕彩雲披日。刀鎗閃灼，三冬瑞雪瀟天；劍戟森嚴，九月秋霜蓋地。咚咚鼓響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振地鐘鳴，馬到山前飛霹靂。人似南山爭食虎，馬如北海戲波龍。

不說追兵隨後飛雲掣電而來。且說文王自出朝歌，過孟津，渡了黃河，望澗池大道徐徐而行，扮作夜不收模樣。文王行得慢，殷、雷二將趕得快，不覺看看趕上。文王回頭看見後面塵土蕩起，遠聞人馬喊殺之聲，知是追趕。文王驚得魂飛無地，仰天歎曰：「武成王雖是為我，我一時失於打點，竄夜逃歸；想必當今知道，傍人奏聞，怪我私自逃回，必有追兵趕逐。此一拿回，再無生理。如今只得趨馬前行，以脫此厄。」文王這一回，似失林飛鳥，漏網驚魚，那分南北，孰辨東西。文王心忙似箭，意急如雲，正是；仰面告天天不語，低頭訴地地無言。只得加鞭縱轡數番，恨不得馬足騰雲，身能生翅。遠望臨潼關不過二□餘里之程，後有追軍，看看至近。文王正危急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終南山雲中子在玉柱洞中碧遊床運其元神，守離龍，納坎虎，猛的心血潮來，道人不覺而有警招指一算，早知吉凶：

「呀！原來西伯災厄已滿，日下逢危。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，貧道不失燕山之語。」叫：「金霞童兒在那裏？你與我後桃園中請你師兄來。」金霞童兒領命，往桃園中來，見了師兄道：「師父有請。」雷震子答曰：「師弟先行，我隨即就來。」雷震子見了雲中子下拜：「不知師父有何吩咐？」雲中子曰：「徒弟，汝父有難，你可前去救拔。」雷震子曰：「弟子父是何人？」道人曰：「汝父乃是西伯侯姬昌，有難在臨潼關；你可往虎兒崖下尋一兵器來，待吾秘授你些兵法，好去救你父親。今日正當父子重逢之日，後期好相見耳。」雷震子領師父之命，離了洞府，逕至虎兒崖下，東瞧西看，各到處尋不出甚麼東西，又不知何物叫為兵器。雷震子尋思：「我失打點。常聞兵器乃刀、劍、戟、鞭、斧、瓜，師父口言兵器，不知何物，且回洞中，再問詳細。」雷震子方欲轉身，只見一陣異香撲鼻，透膽鑽肝，不知在於何所。只見前面一溪澗下，水聲潺潺，雷鳴隱隱。雷震子觀看，只見稀奇景致，雅韻幽棲，籐纏檜柏，竹插巖崖，狐兔往來如梭，鹿鶴唳鳴前後，見了些靈芝隱綠草，梅子在青枝，看不盡山中異景。猛然間見綠葉之下，紅杏二枚。雷震子心歡，顧不得高低險峻，攀籐攬葛，手扯搖搖將此二枚紅杏摘於手中；聞一聞，撲鼻馨香，如甘露沁心，愈加甘美。雷震子暗思：「此二枚紅杏，我吃一個，留一個帶與師父。」雷震子方吃了一個，怎麼這等香美，津津有味！只是要吃。不覺又將這個咬了一口。「呀！咬殘了。不如都吃了罷。」方吃了杏子，又尋兵器，不覺左脅下一聲響，長出翅來，拖在地下。雷子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雷震子曰：「不好了！」忙將兩手去拿住翅，只管拔。不防右邊又冒出一隻來。雷震子慌得沒主意，嚇得坐在地下。原來兩邊長出翅來，不打緊，連臉都變了；鼻子高了，面如青靛，髮似硃砂，眼睛暴甚，牙齒橫生，出於唇外；身軀長有二丈。雷震子痴呆不語。只見金霞來到雷震子面前，叫曰：「師兄，師父叫你。」雷震子曰：「師弟，你看我，我都變了？」金霞童子曰：「你怎的來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師父叫我往虎兒崖尋兵器去救我父親，尋了半日不見，只尋得二枚杏子，被我吃了。可煞作怪，弄的青頭紅髮，上下獠牙，又長出兩邊肉翅。教我如何去見師父？」金霞童子曰：「快去！師父等你！」雷震子起來，一步步來，自覺不好看，二翅並拖著，如同鬥敗了的雞一般，到了玉柱洞前。雲中子見雷震子來，撫掌道：「奇哉！奇哉！」手指雷震子作詩：

「兩枚仙杏安天下，一條金棍定乾坤。風雷兩翅開先輩，變化千端起後昆。眼似金鈴通九地，髮如紫草短三髯。秘傳玄妙真仙訣，煉就金剛體不昏。」

雲中子作罷詩，命雷震子：「隨我進洞來。」雷震子隨師父至桃園中。雲中子取一條金棍傳雷震子，上下飛騰，盤旋如風雨之聲，進退有龍蛇之勢，轉身似猛虎搖頭，起落像蛟龍出海，呼響響亮，閃灼光明，空中展動一團錦，左右紛紜萬簇花。雲中子在洞中傳的雷震子精熟，隨將雷震子二翅左邊用一「風」字，右邊用一「雷」字，又將咒語誦了一遍。雷震子飛騰，起於半天，腳登天，頭望下，二翅招展，空中俱有風雷之聲。雷震子落地，倒身下拜，叩謝曰：「師父有妙道玄機，今傳弟子，使救父之厄，此乃莫大之洪恩也。」道人曰：「你速往臨潼關，救西伯侯姬昌——乃汝之父，速去速來，不可遲延。你救父送出五關，不許你同父往西岐，亦不許你傷紂王軍將，功完速回終南，再傳你道術。後來你弟兄自有完聚之日。」雲中子吩咐畢：「你去罷！」

雷震子出了洞府，二翅飛起，霎時間飛至臨潼關。見一山岡，雷震子落將下來，立在山岡之上，看了一會，不見形跡。雷震子自思：「呀！我失了打點，不曾問我師父，西伯侯文王不知怎麼個模樣，教我如何相見？」二言未了，只見那壁廂一人，粉青氍笠，穿了一件皂服號衫，乘一騎白馬，飛奔而來。雷震子曰：「此人莫非是吾父也？」大叫一聲曰：「山下的可是西伯侯姬老爺麼？」文王聽得有人叫他，勒馬抬頭觀看時，又不見人，只聽得聲氣。文王歎曰：「吾命合休！為何聞聲不見人形，此必鬼神相戲。」原來雷震子面藍，身上又是水白色，故此與山色交加，文王不曾看得明白，故有此疑。雷震子見文王住馬停蹄，看一回，不言而又行。又叫曰：「此位可是西伯侯姬千歲否？」文王抬頭，猛見一人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巨口獠牙，眼如銅鈴，光華閃灼，嚇的魂不附體。文王自忖：「若是鬼魅，必無人聲，我既到此，也避不得了。他既叫我，我且上山，看他如何。」文王打馬上山，叫曰：「那位傑士，為何認得我姬昌？」雷震子聞言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父王，孩兒來遲，致父王受驚，恕孩兒不孝之罪。」文王曰：「傑士錯認了。我姬昌一向無識，為何以父子相稱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孩兒乃是燕山收的雷震子。」文王曰：「我兒，你為何生得這個模樣？你是終南山雲中子帶你上山，算將來方今七歲，你為何到此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孩兒奉師法旨，下山來救父親出五關，退追兵，故來到此。」文王聽罷，吃了一驚，自思：「吾乃逃官，已自得罪朝廷；此子看他面色，也不是個善人，他若去退追兵，兵將都被他打死了，與我更加罪惡。待我且說他一番，以止他兇暴。」文王叫：「雷震子，你不可傷了紂王軍將——他奉王命而來。——吾乃逃官，不遵王命，棄紂歸西，我負當今之大恩，你若傷了朝廷命官，你非為救父，反為害父也。」雷震子答曰：「我

師父也曾吩咐孩兒，教我不可傷他軍將之命，只救父王出五關便了。孩兒自勸他回去。」雷震子見那裏追兵捲地而來，旗旛招展，鑼鼓齊鳴，喊聲不息，一派征塵，遮蔽旭日。雷震子看罷，便把脅下雙翅一聲響，飛起空中，將一根黃金棍拿在手裏，就把文王嚇得一交，跌在地下。不題。且說雷震子飛在追兵前面，一聲響落在地下，用手把一根金棍柱在掌上，大叫曰：「不要來！」兵卒抬頭，看見雷震子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巨口獠牙。軍卒報與殷破敗、雷開曰：「啟老爺；前有一惡神阻路，凶勢猙獰。」殷、雷二將大聲喝退。二人縱馬向前，來會雷震子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